

21

T 3223/1432.81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二

藝文上

紀述 題咏

古人之撰述一以明道一以紀事事紀其實而道
行其間矣左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
行而無遠建藝文見於志者文皆經國事皆不朽
若胡楊之記學宮張真之紀祠祀書之郡策不啻
琬琰之藏天府山川之蘊奇琛也

國朝龍興有司撰作多為創造而言勒之貞珉志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實書間有題咏足以繼前脩振風雅者不敢略也
志藝文

建寧道憲臣題名碑記

舒芬進賢人
提舉

國朝制凡地方官有專勅者其地必要其任必重
其官必選擇而使之者福建建寧道有專勅自宏
治庚戌始是歲處人盜礦猖獗入境境有坑冶之
利亦盜招也守臣以聞遂封坑冶裁所司專勅分
巡官居其地飭兵防禦茲三十年矣而蕭君必充
以僉憲嗣膺是任既士民休和謂三十年世變之

一機也懼前輩勤事或就湮泯乃植碑敘紀其名
氏虛下方以埃來者使謂芬曰是或激勸之一道
願記之夫建寧居八閩上游自我聖祖已長慮之
以琉球倭夷炎風葦涉則福泉維外屏建寧實內
屏也不然行都司之建何歸然如遼左陝右邪其
地蓋要矣承平久而武備弛詩書用而武弁衰則
憲臣飭兵之命雖微處盜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
是官也豈特以警讐坑冶之徒哉其任蓋重矣始
事者蕭君有終而繼之者莫不賢中廢而復事

正德

四年劉瑾裁革六年復者胡君時振而今繼之者必克也蓋

皆選擇而使之者矣然則孰不知體朝廷命官之意而顧有待于是碑以激勸哉但世際一變則人心之趨向政事之難易時運之消息實係之矣固有不可以常律者不可以常律而姑置之則令尹子文不為也而蕭君顧為之哉是以穹碑鴻名一一刻之俾後之人因其名而詢其時因其時以考其政因其政以求其心則往者得而來者敬矣往者失而來者懼矣懼則不徒激而戒于是乎存矣

敬則不徒勸而法于是乎存矣則是碑也凜然也氏一年表也豈可少哉

建寧府

建州陞建寧府記

張棟

紹興六年今上皇帝始封建國公三十年復白普安郡王進封建王又二年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仰惟太上皇帝憂勤萬幾三十有六載簡自聖衷傳位皇帝父子堯舜亘古所無而建實分茅賜履之地於是父老懽忻鼓舞合詞言曰吾州雖鄙

然辱爲皇帝藩國者再非特一時之幸實萬世無疆之休是宜有所旌異以別於他郡乃以兔解進士游克成等狀請于朝詔下本州討論而敷文閣待制知州軍事臣陳正同歷敘祖宗以來故實以聞皇帝可其奏遂以給事中臣金安節等議陞爲建寧府臣正同率府之官吏與其士庶西嚮再拜受賜大書立額於府治之門遠邇民大和會歌頌之聲不絕于道嗚呼盛哉謹按圖經建爲古閩越地漢建安中分東侯官立建安郡唐武德四年始

置建州其後或改爲郡或復爲州本朝端拱元年陞爲建寧軍節度惟州東一里有山曰白鶴先是望氣者云此山有王氣遂發工斷之朝鑿暮合至是始驗云皇帝卽位前一月以故歲少歉新穀未成民少艱食群不逞因之四起剽掠邦人慄慄意必有曩時大盜之變然不十日州遣吏喻以禍福皆聽命散去後一月大旱閱四十日始雨農已絕望而苗之稿者愈秀發堅好遂大有年州貢士于禮部比他州爲最而奏名者率不登十人今歲乃

三十有一人得非地既發祥天亦降瑞故民心大
革士風復振皆皇帝盛德之所感歟此豈偶然也
耶雖然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獨私其藩國而高
帝之沛文帝之代過之輒留復其租惓惓之心久
而不替則此邦侈皇帝之賜亦宜矣高帝之歌大
風文帝之擊功成事定傳之萬代以爲美談
而皇帝神聖英武視敵人爲不足平其功烈將與
二帝並驅而爭先潛德升聞實自此邦始其可不
記其本末以詔永久爲邦人之榮耀乎於是乎記

府新建譙樓記

劉克莊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討姚公
以直秘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
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椽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
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爲中朝
惜可爲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骼滿日
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
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撫創痍輯流散而民
氣和嗇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逐於朝

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
又明年春予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塵肆鱗集所
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
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
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
可殫紀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
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
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
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紮其軍府
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爲烟
埃夫衆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於天可乎
朞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
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
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
天以尤之其怨之者淡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
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眷壽
保魯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眷
壽其德之也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

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筦箠百世之恩也敘建
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珪字
貴叔掄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
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新建察院記

司馬堊

按察司副使

國家奄有四海酌量舊制凡天下都會既設藩閩
郡邑以衛四境而牧萬民又設外臺廉訪以肅百
僚而糾萬民又歲遣內臺官一人更巡察之用是
郡邑治皆有公寓焉建寧福建屬郡也故有按察

司分司以館內外臺官者宏治庚戌浙之處州有
不逞輩以盜鑛爲事竊入其境陸梁剽掠民用不
堪鎮巡藩臬既督所司盪滌而煦育之復相與謀
曰維茲有土坑冶以萃利之所在兇狡之所必趨
也今雖又寧容保其將來乎况其地與處爲隣而
去省治實遠卒有緩急遥制維難倘援漳南例而
請于朝就乞專勅巡坑憲臣定居其地而兼分巡
焉且凡有坑冶之場者隸之將無不可者議既協
事遂上聞得允請維時副憲使蕭公有終實當茲

任挈家定居焉公既蒞事乃領袖屬司宣布威令
 聲望赫然建寧以及福寧兩邦之人乃皆有所恃
 而不恐外方覬覦奸黠之徒亦皆有所畏而不肆
 凡茲閩衆罔不鼓舞踴躍稱快曰聖天子明見萬
 里遂能采納嘉猷以奠安我一方我一方之衆得
 安枕而卧矣既而郡守貳合僚屬謀曰建寧實閩
 要衝今分司既為分巡定居內外臺之行部者日
 夕至將無所于寓是其可緩遂白于蕭公度郡治
 之西有隙地屬于官者廣袤若干亢爽面陽紫芝

黃華拱抱後前建溪松源環帶左右構臺維宜乃
 具白當道許出郡帑羨餘檄同知周時中董造焉
 時中早夜孜孜規畫課計委建安簿沈璉甌寧簿
 湯仁嚴工役義官劉慶龔榮耆老陳剛謝鏗輩司
 廩費財不取于征民不勞于役工肇于三月十三
 日迄于九月九日其前後廳事各五楹外為門三
 棟左右夾室為僚屬仲候之所內為門五棟廳事
 前為月臺屬于中道東西兩廊各八棟堂後中為
 行廊以達內寢左右翼以耳房至于庖湔有事之

所靡不悉具周圍繚垣高可三丈上崇以棘而下
聖其墁門之東西各樹棹楔蓋其規視舊分司而
宏麗勝焉既迄工劉守與率僚屬詣蕭公請曰行
臺建矣不有文以詔後世恐創建之由規制之備
久將或泯公曰然乃承命遣庠生奉建置始末以
請予以同寅之命不得辭則爲之記而更贅一言
曰惟官莫不有大體大體既立則衆善從之憲臣
之大體何勸善懲惡而已然勸懲之道在乎虛其
心隨其至而應焉不可以已之好惡橫于中也倘

先有一橫于中則未有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
矣然是亦有本焉已誠善則善必勸已無惡則惡
必懲孤陋之見如此將以質正于吾黨高明之寓
居于是者

問政堂記

邵廉

言仕學者大較宗孔氏矣肆記載所睹武城得人
化被弦歌單父師賢琴鳴政理任人則逸尊賢不
惑維風可觀已當春秋時諸侯橫恣然以夫子聖
也至必聞政季札賢也所過郊勞戰國益橫而擁

等先驅俯躬豪哲若孟氏之傳食後車尤隆隆著者豈非先王之餘潤哉秦罷侯置守漢始幕府專辟士守署功曹因是士人習知民瘼編戶凋瘵閭閻蠹糝曹事臧否獄訟寬滯農桑勤惰治宣民和政行衆洽守猶侯也辟署猶鄉舉里選任人也故漢吏治爲盛乃太史公不傳吳公治行第一何狀而獨附賈生傳意淵乎微矣今士人始究遺經皆知稱仲尼之門羞霸略尊王道比縮節鎮監守符章則所崇禮者必尊顯而人品之賢不與擯外者必沈晦而人品之否不與所論述高而空虛卑而勢利而實政實心不與乃顧出僑札晏鮑而下齊梁衛諸君亦少讓耶蓋竊私慨如此建寧東南闕里士君子習朱子之正宗多魯國武城儒行於不穀實有私喜幸然乃卽先任楊君一鶚所建迎賓館稍增葺之因題其扁曰問政堂而識其所私慨私喜焉且冀後之守土與是邦之子大夫無愧于仲尼之門也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記問政意也

重建建寧府儒學記

胡寅

建州張侯銖仔來以書繪示頽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脩文雷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頽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于欽承認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十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歲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不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僕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

吾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于春官奏名讀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于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掃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推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

成殿耳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為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搢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粵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于顏氏子之于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若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徃徃訾病後世以為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螳莫置對豈不忤于事師之名而歎夫為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于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于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况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

陶動植于中和措烝民于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
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
於此豈不大有逕庭乎曾不知禮義悅心則閱百
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欄輕重揆短長而
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
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辟夫藝黍稷稻粱者
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
國而入于大海矣寅嘗卽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
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障于擇善一也指記

誦詞藻爲事業一也用于覓舉干祿而已矣一也
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棄而他從一也旣得之視
故習猶兔蹄蟬蛻焉一也効官克職以枉後惠文
吏吾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
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于語孟之微易之幾
詩之淡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道辭小道兀焉而
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邁遠希顏苦
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躋其巖雖謂後世咸
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旣爲

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鑄之石

重修府學記

真德秀

寶慶紹元之初年天官尙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下理顧瞻類宮實維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脩垂三十祀予茲奉天子命寔來固將爲國毓材以族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乃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

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德秀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勉逾力旣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公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人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然以新非以脩之之功故耶

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
備猶此宇之本宏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
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寢朽以弊也一日
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圯
漏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
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
辭章華縟特藻飾之美耳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
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舟楫可設也夫繕脩一役

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
物物卽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
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
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
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旨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
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
理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
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
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

役之冗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
秀發括蒼人

重建府學記

王遂

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
安豈惟地大物繁舉輩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
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後然而學不能以
家習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
不能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
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澤既久而一日之功

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創始時則致堂胡公爲之記
寶慶更新時則西山真公爲之記游胡並祀則南
軒張公晦菴朱公咸記之當是時游胡祖述周程
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
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輳雲集
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孔顏曾孟之後千七百年
廢壞而不明弊陋而無統者如日月開霽星斗照
耀無復難知難行之慮矣然而國家之戒令方新
學術之源流易遠其有不溺於時王之制者鮮矣

是以民安於性之微而不肯從事於隆師親友之勝士忘其習之偏而未必真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智識高廣則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平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經學古之益其玩意燈窗者懷書挾字以志科舉之得而脫迹場屋者計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爲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以駢麗詩歌爲一技而謬用其心又其甚也窺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皆知賢愚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脩道之教無與於生民故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服食有差所學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毀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卑不稱來學太守姚公珪卽以爲堂他未遑及王公伯太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已任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太琮代爲漕與

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皆知賢愚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脩道之教無與於生民故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服食有差所學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毀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卑不稱來學太守姚公珪卽以爲堂他未遑及王公伯太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已任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太琮代爲漕與

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京邑制也爲圖以授博士趙君陞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爲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以次而舉大師徐公清叟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昂英趙公綸蔡公審太守王公埜王公極聞之捐金以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齊東列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致知格物誠意脩身正心爲名而扁之中則爲堂榜曰明倫後植閣以煥雲章之美下爲先賢之

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達宿儒莫不咸在又北爲藏書之樓前設重門脩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圖無以異合於頰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雘之功環佩井然無所益乎絃歌之盛他日陞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共理乎願一言以爲之教遂避席不遑遲遲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趙君之掃地更新亦其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

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是也新非宮牆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斂就乎實則約已靠裏不爲高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舊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顏曾孟相授之密指而周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與大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驚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自此有不容已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爲教抑未矣陞夫曰此則陞夫願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

重建明倫堂記

劉克莊

建學闕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爲戶漕先教而後政緩解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俱存于經高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爲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

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相遠固有者有時不存矣嗚呼學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耄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常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愧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

君父脩至於聖而不忘自倣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脩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重脩府學記

楊榮

國朝混一天下大興文教內建國子監外置郡縣
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其制甚備溥海內外翕然
嚮風學校之盛振古未有也士生斯時得以漸摩
詩書仁義之澤而周旋揖讓乎弦歌俎豆之間何
其幸歟建之學舊在郡治西南洪武辛巳夏燬于
火永樂癸未有司上其事詔命擇勝地而新之於
時郡守宣城芮麟教授姑蘇張信銳意斯事遂卜
吉于郡東黃華之岡高明廣衍於學爲宜而帥閩
廨舍軍士室廬實據其半於是都指揮師祐徐信

撤其居室以地來歸乃庀材鳩工合屬邑之民以
蒞事凡藩憲兵衛官僚與夫使命之臣躬臨獎諭
而建之人士亦皆捐貲樂助以相其成未幾郡守
劉敬繼至檄檢校李新專董其役經始於乙酉春
二月訖工於丙戌冬十二月其東建大成殿翼以
兩廡衛以戟門而櫺星神廚庫室前後布列其西
建明倫堂堂之左右則有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
齋齋之兩旁則有生徒止舍尊經有閣會饌有堂
文昌有祠師儒有室至於泮池庠門庖廩靡不完

其而門之左右又有金聲玉振之坊繚以周垣澗
邃嚴密黜聖丹碧光彩煥然信乎東南之偉觀而
他郡莫及也今年春郡守劉敬來京師請紀事刻
石垂示於後嗟夫學校王政之本風俗教化之所
關自昔帝王之治莫先乎此聖天子卽位以來親
幸太學御筵講經訓飭諸生藹然唐虞三代之風
由是教化旁達賢才興起郁郁乎聲名文物之盛
豈非教養之功有以致之歟吾建爲晦菴西山二
先生過化之邦流風餘韻宛然猶存士君子景仰
其間而又遭逢聖明之治樂夫學之有成得以優
游涵養於茲將見高明特達乘時彙興効用當世
顯其功業流芳於無窮誠有以爲邦家之光不徒
爲斯學之榮而已矣

脩城隍廟記

周時中

天下府州縣皆有高城深池以保民有高城深池
必有神司之故凡府州縣皆建有城隍之廟自李
唐來封號不一有封爲侯有勅爲王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我高皇帝酌古定制天下嶽瀆海鎮暨府

州縣城隍一以神表之盡革前代濫封之陋惟吾
夫子爲萬代帝王師加封爲王所以別尊卑杜僭
妄度越百王超絕前古誠萬世不刊之盛典也建
寧一郡控兩藩鈴七閩山川盤鬱人物瑰奇迥出
諸郡之表矣城隍廟在郡治西面紫芝背黃華碧
厓清流映帶左右則郡城之勝孰能肩廳堂門廡
規制閱麗歲月彌深風雨薄饒寧能保無恙耶吾
郡守上海劉公鍾美首倡營脩西廡創制棹楔遷
列左右神祠左司神則唐建州刺史陸公長源右

司神則唐建州刺史張公文琮皆有功德於民配
食城隍倣古制也外門東廡郡倅龔公天球繼飭
余無庸亦踵葺後堂中廊泖前後象額一皆莊嚴
於是祠宇重新規模復舊足以妥神靈壯郡觀聳
人敬畏矣凡百營繕之費多出措募亦有捐俸者
不可無文以勸將來余特抗顏書之昔高皇帝有
言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大哉言乎禮自陰來樂自
陽來禮樂神鬼一陰陽理事得其序爲禮人得其
和爲樂事序人和則禮樂明備以之事神神無不

格以之治民民無不順獨惟夫僭差皆繇於祭魯
 之郊禘季氏旅泰山其於禮樂何居我國家著令
 天子祭天地日月星辰嶽瀆海鎮郡縣祭社稷風
 雲雷雨山川城隍里域祭土穀庶人祭祖禰體貌
 尊嚴上下限隔截然不可犯則城隍郡縣所宜祭
 士民所當敬畏非它淫祠可比也柰何人心茫昧
 罔知福善禍淫之理徼求非福靡神不事天神地
 祇山靈川幽甚至佛老仙恠無不求媚其於應祀
 之神貌而弗視抑何心哉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子
 孝臣忠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則家道克成神無不
 佑凡有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奚必外求以徼福耶
 因祠宇落成故托書于麗牲之石以質夫建之高
 明為如何

梨嶽廟碑記

鄭士彥

忠惠公靈應昭格血食梨山廟逮今數百年建人
 奉祠甚嚴前此郡將監司上其狀既賜廟號屢進
 封爵功德昭昭在人耳目其名氏宜不可掩者然
 歷世浸久庸人續出臆見以亂其真按今廟碑且

云李昭度意以爲宗室宰相李回位高名著昭度其字也遂竊取爲神且誣之何以爲政考之唐史昭度未嘗仕閩中不知其說何據而然謹按文藝傳李頎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博覽善風韻尤長于詩與里人方干爲詩友士多歸重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南陵簿遷武功令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縣大治歲饑發層庸民浸渠溉田穀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遷都官員外郎表求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繩下宣布條教時多盜建賴以安後以病歿父老扶柩歸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祀之史氏載其出處如是之詳而廟貌儼然凜凜猶有生氣凡雨暘不時禱之必應然則李公生惠斯民而歿能福之食民之祭傳于信史而流俗之妄不爲正吏則有罪輒書大略揭示邦人俾知所祀之本無爲神羞焉

英武廟記

吳世安

公姓謝諱夷甫字平叔越州人也本晉江左諸謝之後開元中擢進士第累遷揚州採訪使後遷天

與令兼安撫招討處置等使時鳳翔押兵官孟湜
大縱其衆盜掠百姓公不待詔奮然稱兵以殺之
因李輔國用權與公有隙讒公於帝李峴力諍出
貶蜀公之忠義卒不能明乃流于建州有司聽訟
不平一切辯之陰相及民不可勝紀卜居西甌鄧
墩後告于家曰城之北隅地號黃畬余嘗遊樂於
斯愛其山水奇秀歿宜葬于是焉况予以公正得
罪冥冥之中豈不我報異日當血食茲地公薨孫
萬九果葬公于此迨夫嗣君卽位見夢于帝訴其
忠烈有詔虔恭致祭追封英武官爲立廟賜以黃
畬之額嗚呼公之德善功烈勲勞如是廟食是邦
無窮而世系相沿子孫繁昌顧不遑歟庸書于石
以示將來

游胡二先生祠堂記

張 栻

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考迹而有以觀其用察
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
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况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
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

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
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
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
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以開示學者尙
論古人充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
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于東廡之北端平後六
年轉運使任公文薦判官芮侯華又以邦人之請
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于堂上未幾
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

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栻爲記栻生
晚矣雖不及見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
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矣昔者竊聞之二
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
門見推高弟者有二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
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
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目到
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
成德君子也元符二年冬爲察院御史旋出守郡

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攷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遠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遊而講明論說自得之與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典刑接于耳目而論之則卽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于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右事于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端然乎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溯其師友之淵源卽其所至而益究其學問之無窮則聖賢之門墻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重建李忠定公忠勳祠記

范嵩

建寧舊有李忠定公祠在府治之隆禮坊莫詳其始之所自意忠定之功德在建建人感慕創祠以

奉祀之也歷年既久祠宇隳廢丁未秋郡守錢公
 因訊獄考諸郡志得公全闔郡之生靈戒甌人之
 溺子喟然嘆曰李公厚澤深仁民到于今受賜祠
 記可少後耶爰訪棲神之所得城西敬客坊甌學
 舊基延袤若干丈黃華紫芝森於前後璜溪松水
 環於東西真勝地也乃率僚屬躬臨相度眾僉曰
 佳時適督學周公臨郡校士錢守以告周曰崇德
 報功所以化民勵俗也忠定孤忠大節天下瞻仰
 矧嘗流寓是邦有大勲勞於斯民邪祠之宜也須

候代巡允示行之錢乃具事之本末備呈金公公

曰本院職司風紀以教化為先務且表章功德載

諸憲綱布諸恩詔所以倡教化樹風聲盛典不可

緩也且忠定以勲業文章垂諸後世廟食今日誰

曰不宜祠之是也錢守得命乃出郡帑餘鏹檄委

甌寧邑簿薛駱以董其役而經畫規制多出符尹

又以隆禮坊舊有社學當造使童生游息有地啓

蒙有人是亦育才之一助也於是市材僦工中為

正堂三間兩廊改為社學後堂儀門大門以至寢

室庖漏之所營俱如式祠顏爲忠勳繚以崇垣表以棹楔經始於嘉靖丁未九月一日落成於戊申八月望日高明廣衍輪奐翬飛有非他祠比也事竣錢守見而喜曰是可以妥神靈啓敬畏矣乃述金公意屬記於嵩按宋名臣錄李公名綱字伯紀謚忠定閩之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少有大志自爲裨官卽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宣和己亥京師巨浸冒城朝野震懼李公上疏言陰氣太盛當有盜賊邊徼之憂時宰惡之謫監南劍州沙縣商稅

越數歲始得名還己巳秋金人舉長驅公率諸將以神臂弓大敗於封邱門外幹離不究主兵之人遂罷公建昌安置高宗卽位首召公爲尙書僕射未幾爲奸人所阻復謫福州時建炎三年也庚戌七月建人范汝爲作亂民從賊者甚衆上命福建安撫使程邁討之官軍大潰紹興元年十月汝爲復據建寧守臣王浚民棄城走賊益猖獗都統制韓世忠督大軍由溫台取道水陸竝進直抵鳳凰山克之汝爲自殺世忠以民附賊者衆欲盡誅之

李公不可曰傷和氣也令其自別脅從者汰遣所
生子女悉皆育之民感更生建祠報公恩德隆禮
有祠蓋始於此嗚呼公負天地剛大之氣以一身
出處爲社稷安危其立朝也則行義達道而爲輔
弼之忠處變也則鞠躬盡瘁而守委身之節史稱
公忠誠亮直屢遭竄逐而憂國愛民之志終不可
移嵩嘗稽諸禮經祭法謂有功德於民者祀以勞
定國者祀禦大災捍大患者祀公兼備之則其光
復祠宇血食是邦如周人之思召公襄人之慕羊

叔子情禮兩得也金公觀風重臣以訪舉遺逸爲
任忠定豐功勁節巋然南宋偉人祠宇久隳慨然
允復使忠貞不至淪沒亦可謂克振昭代之墜典
矣謂非與忠定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昔朱文公作
公祠記以永嘉徐公嘗闢講堂以肖公像立祠宇
以崇公祀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
亦孰能及之哉嵩謂三公同德同心成此缺典其
志其學是亦徐君之用心矣其有關於人心世道
豈小小哉金公名城宇邦衛號雙渠山東歷城人

登嘉靖戊戌進士周公名琉字潤夫號石厓湖廣
應城人錢公名嘯字君望號平厓直隸通州人俱
壬辰進士三公風裁聲望朝野著稱以不係祠事
故略之也忠定祀典門役學田諸制則見於本府
公案并謝守學田記云

建安書院記

王遂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
曰墊疇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
泯表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懌墊再拜稽首天子

之所以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
文定之祀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
亭之下其在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
太學命撤王安石之祠而祀周程朱張則文公之
宜祀也較然而真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
學不下及門之士詔參大政而沒賜謚文忠邦人
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媿之
並祠而立齋舍因室而營書院上許之山川之明
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脩而來後學其工役之

大小興築之多寡則以戒吏而飭之費獨墊不及
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人曰初公之未
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爲賢而開館
迎之尤以蔡公元定之孫模爲賢而移書致之使
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教事其
敬之者至而愛之者淡矣適公入覲鄭以故歸蔡
亦憂去士不能不缺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
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旣
至請撥田于朝以爲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

跌坐以爲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文公之
書長不登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
得十之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
目擊今居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
何居抑聞之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
非有餘後之繼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
力以求諸心而已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
儒講說之異文公不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
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而察之義理之精四書之

訓為世標準入朝三疏能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
 困於邪說之橫流求放心一語先帝之所深知而
 不能不惑於偽學之明禁肆我聖上褒崇德厚可
 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已文忠初年以
 言語文字受知當宇布政方牧事業偉然不幸讒
 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君人之策
 燮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矣然二
 先生之門多有論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脩已治
 人之方王公已刊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惟
 蔡君為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
 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知於學問思辨之際
 雖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
 不有盛於今耶此聖上所以為風厲之意王公所
 為屬念之深而尤有覲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
 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

重脩朱文公祠記

楊榮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寧郡城東之紫霞州蓋
 宋寶慶二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

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圯上雨旁風其敝壞可謂
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給事中陶
偉巡部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
發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
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建安爲先生過化之地其
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
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師公祐
侯公鏞徐公信鄒守劉公敬議以克合廼命耆儒
許宏李仲得游得輝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

乃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
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敝爲完仆者植之欹
者正之黝堊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
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
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
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與者固無不明
著且備矣然而煨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
紜穿鑿傳會學者俛俛焉莫之適從而群聖人之
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

發微以明聖賢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
無復遺蘊然後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
之功其所謂集大成也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
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爲然而祠
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偉然舊觀此不惟
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安知不緣
此而遂爲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關係又豈
小也哉余實有望于建安之士也遂樂爲之記焉

重建朱文公祠記

李一賢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
之生世不常有自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
者始得周程張朱數人而朱子者明道之功爲最
多焉所謂集群賢之大成者也回視孔子集群聖
之大成者其用心也爲益勞焉何也孔子之時載
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他說也朱子
之時載籍不勝其繁矣邪說不勝其熾矣六經之
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
其用心之勞爲可知矣嗚呼孔子孟而後群賢用心

孰有勞于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
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多于群賢
也然則泗洙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
人極繼往聖開來學而爲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
而已俾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天下後世何其幸哉
而奉祀之典宜極其盛所在尸而祝之可也况其
生長之鄉乎乃者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
告予曰建寧文公之故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
堂宋寶慶中之所建也歲久頽廢我朝永樂中有

繡衣黃門巡歷者率其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復
其子孫差徭官爲脩葺祠墓後以其九世孫挺爲
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又增文公弟子真西山蔡九
峰劉文簡黃勉齋以爲配享天順五年冬鉞來守
是郡拜謁祠下覩其規模狹隘不稱瞻仰遂詢得
所復之地展而脩之中爲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爲
廊前爲重門後爲庫廚復建閣以爲藏書之所經
始于六年八月甲子落成于明年六月甲申敢請
爲記垂示永久幸甚予惟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

之要矣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爲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所共尊崇者所居之地尤當大壯祠宇以奉之俾是郡之人感慕興起咸趨于善則人倫厚而風俗美矣治郡之要孰有先於此雖然劉公表祀文公固能感發郡人矣而在已亦宜取法焉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册可效可師尙其體而行之毋或忽焉是爲記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鉞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尙矣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尤溪一邑始寓居壟寺尋假館鄭氏而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爲鄆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爲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

七年是爲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
鑑相宅城闈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
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埜別創建安書
院亦爲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出配之元至
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頒上醞少
牢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祠猶並存也
世移物改書院尋燬惟家居之祠僅存然歷年旣
燬梁棟朽壞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
祠督責守臣爲加脩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爲

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詔復其家景泰間奉特旨
徵嫡長九世孫挺入京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俾歸以奉祀事尋勅有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爲
備牲帛祭品仍頒祝祠命挺恒主其祭繼又因憲
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劉燾蔡沈真德秀
配享朝廷崇報之典蔑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
隘俎豆陳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
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
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跡局促心甚不安

銳意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樾商之樾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爲武臣所據近因朝廷有脩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闔廣濶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旣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爲之勸而郡中尙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爲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

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貲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相樾以掌其事復令老人魏應璧吳禎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爲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皮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前左爲庫右爲廡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於中而列黃劉蔡眞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

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
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
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
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
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
方協公論前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爲伍於義
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義存焉
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允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
祠承厥終也其它遊宦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

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
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世居於
斯前朝頒封制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崇明
祀實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
安之祠當爲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蒞是邦者豈可
視爲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
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
此歲序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
可缺也脩飾祠宇帝令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

者之責若每晨必參每祭必誠典守戒嚴罔敢瀆
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
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余
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謹記

太師楊文敏公祠堂記

劉鉞

正統庚申秋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
安楊公展先墓毘命駕還朝道病薨于杭之武林
驛計聞上爲之嗟悼輟朝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諭祭于京師故第命

中使護喪歸塋工部差官治墳塋仍頒諭祭文命
建寧守臣臨窆致祭時予觀政禮部覩朝廷卹典
曠世所稀自謂建之守臣當何如以將順其美耶
天順辛巳冬予自夏官員外卽來守是郡詢知建
城未有公祠慨然以爲缺典嘗與公之家孫建寧
右衛指揮同知景通圖之景通曰先公存日每事
欲施惠鄉民未嘗以私于於府縣今爲作祠而累
及官司勞吾民力非其志也泰泰嫡長當自營之
姑有待也後監察御史伍君體馴按治臨郡謁朱

文公祠退與余議曰文公是邦先師既有祠矣文敏公乃當代元老是邦偉人也獨可無祠乎予曰已有嫡孫景通任其事矣伍君卽名景通語之曰先公之祠不可緩也曰泰非敢緩慮不得其地爾伍君顧予曰爲守臣者當爲度之予素相其居之東有廢廩閒地一區可以建祠顧不敢私與必合上司公議而後可與具可以實對伍君然之景通卽日令男曄具承佃狀白于府府以達按治御史下于府府下于縣委吏覈實其地果空閒卽許之

景通旣得地方圖規畫作祠屬有齟齬其間者景通乃請諸朝允之適予考績至京亦爲疏其事且請給歲時祭焉景通旣遂所願卽欣然發貲市材十日命工勞心憊神經營造作其中爲堂前門後寢左右兩廊與夫齋沐之所滌牲之處延賓之廳各極壯麗二閱月而告成未幾予有東廣之命景通來請記予忝公門下士又吏于茲郡不敢以淺陋辭古之士善及于一鄉者歿且有祀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是已政化洽于一郡一邑者亦

有祀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是已若功施于國
澤被天下者歿當廟食卽禮所謂以勞定國則祀
之也惟我文敏公以純誠一德弼亮四朝經綸密
勿垂四十年臨事果斷若決著龜二預定策大功
屢畫安邊奇計功烈在朝廷德聲洋海內較其功
德宜配享社稷天下祀之豈比一鄉一郡邑之所
祀哉建安爲公所生之地顧乃無祠可乎是宜景
通從公議破群猜亟請地以建祠而荷朝廷與之
不吝也昔文潞公首請建家廟當時士大夫重之

司馬公以先世居溫受封溫之令倡率邑人作祠
奉之君子取焉今公之盛德榮名不在司馬公下
而賴有文孫作祠于建城以遠與溫國之祠齊休
並享於百世豈不偉歟若景通者可謂善繼善述
肯構肯堂踵文氏而作者矣予儕旁觀不能助一
役其間回視溫令所舉誠有愧焉姑爲紀其實俾
縉紳大夫謁是祠者知其成景通之績也創造於
成化三年三月乙酉落成于六月庚申記作于十
月旣望云

府平糴倉記

蕭 易

古者民養于官後世民自為養又其後也民無以
 為養周官委積在在有之黷阨可恤也凶荒可待
 也曰施曰惠蓋直以予之爾逮德下衰則我取其
 陳食我農人詩人以之思古疏家謂民貧無食得
 貸官粟夫轉予而貸已不古矣德又下衰則饑饉
 棘七誇詡形容慨一飽之鮮逢羨藪藪之有穀民
 生至此嘻其艱哉抑民固當自養者也官而養民
 將若之何我聞在昔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積充而為登為平為太平由是矣
 子言之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太平之基
 基于民食王道不亦易易乎今夫民非不耕也然
 饑者自饑粟非不積也然歉者自歉什一之征有
 儲以供祿秩而民不得食又有儲以備饑荒而吏
 不得擅以歲之不易而民之無良富者不仁崇蘊
 積實愚無知者抵冒殊捍交相為瘡厲之階也奚
 其平建之為郡山阻而田嗇民夥而俗囂山阻田
 嗇故樂歲厯自給民夥俗囂故稍歉則氣象輒乖

角若保赤子顧可坐視其失乳乎東嘉曹公元發
癸酉春來治于建兼漕全閩未及暮年政教孚洽
惠利殫舉會歲入小不登預講聚事乃惟積貯最
繫大命節縮浮蠹捐卻例券合之爲芝楮一十五
萬椿充糴本得米斛五千置平糴倉冬成之時于
是乎貯之產米之鄉于是乎取之青黃未接之際
于是乎出之價以市估入從其宜出損其直糴從
民願儉則賑恤豐則易新敖瘡因于苗倉便隸役
之守視招糴責之首吏無闕市之征緣思慮周規

模遠矣或者曰公所至典治爲天下劇處饑淮師
漕畿輔辦給芻粟多至萬億筭數所不能及五阡
碩之積于公其猶一呷耳何以書然公之所易而
人之所難不書則奚勸或者又曰公之治郡敬信
節愛一是純乎夫子之言疾呼急索之不聞百姓
日用飲食而不知以五阡碩爲惠于公濟人之心
自視猶猷然也何以書然公能劓之後有如公者
又將推而廣之不書則奚述公嘗持橐民部于聚
民之荒政講之悉矣導上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

公之仁聖天子之仁也是宜大書上方疇咨良牧
選表治平以風厲郡國斯平也固將放諸天下而
準一邦云乎哉一廩云乎哉是宜不一書而易非
其人姑識梗概云

脩北岡水道記

熊克

建爲壽皇潛藩而闢之第一郡也王氣所在必有
靈源然後聖奠愈綿神基愈峻非他郡之比故金
陵之爲陪京錢塘之爲行闕實資元武二湖所潤
蓋一湖在昇山之北帝宅是依所以控江據瀕而

壯今日中興之緒也建之地勢面紫芝之峰背黃
華之隴然紫芝左右衆巒蔚起峻極千仞而黃華
孤阜隱然差低故尤以得水爲重按陰陽家說尺
水可踰丈山果然則前後之勢始敵先是郡治後
有豐國錢監惟藉北來一澗之水瀦爲大池日用
不竭蓋舊傳是水發源于處之龍泉其流至郡城
北烏龍窠之官口始與民分用澗水緣路南汙經
月城僧舍日餘步穿城以入抵閩王無諸故祠稍
折東歸則架而絕濠達于城下復穿城以灌大池

其故溝悉在紹興丙子官治停鑄自此水道弗脩
沿澗細民或旋鑿小沼竊取官水漬之又官之架
水絕濠第用竹筒故租濠之戶亦穴箒漏水溉其
私植于是池之所積殊少淳熙初載故守吏部尙
書韓公元吉始疏水納諸池旋于北岡栽松一萬
五千株又營玉仙堂與紫霞洲皆所以重潛邦之
王勢越十有四載前守直龍圖閣趙公善俊之重
來也顧水道已塞復浚而通之且去竹用木槽併
月給錢以贍守者未幾移帥江西水政亟壞今守

知閣門事韓公侯開藩以來百廢具舉謂是水乃
千里形勝所係規爲遠圖鄉者木槽雖視竹筒爲
堅然相屬之處未固公始命董其事者潘思義紮
石址以承之費不及百緡而石址成於是水流趨
池晝夜不絕是役也尙書公經之龍圖公續之而
公成之公言茲事廢興全係乎人比者趙侯纔去
卽隳今而不書後無所考乃屬克爲記克惟建之
水有二瑞官焙歲爲茶五萬餘斤取足于御泉之
一泓官冶歲爲錢十萬餘緡取足于龍泉之一派

二水皆大旱不涸真靈泉也哉然春貢畢而御井
扃自有神護獨茲一派繚繞長而多泄故當以時
省矧聖圖再盛地不愛寶歲額將復如舊則脩之
而不廢者亦魯重餼羊之義與克今乃知壯真人
直燾之封存昭代鼓鑄之迹一舉而二業附蓋若
緩而甚急者故樂爲書之以勸後之君子

重造十橋記

王遂

自建寧南四十里及延平之境如注如突行者艱
之溪澗雜出非橋不濟歲久圯壞者十許雨澇則

輿梁而涉于淖徒杠而出于澗雖達官富民不免
淳祐三年四月刑獄使者康公植節斧行郡以觀
察推官鄭玠攝行幕府惻然念曰梨灘釣溪不遠
十里而斷港絕棧若此欲文書之無留令訟訴之
無滯情難矣子其爲郡守道之遂惕焉承命以事
屬玠與錄事鄧煥章選郡人新興化判官周杆將
仕卽吳壯禮董其役僧智仁大澧任其責用力之
大者五曰硯坑蟠溪白水源陸坑謝坑小者二曰
鄧坑蔣坑葺者三曰何坑鄭坑卓坑費出于郡者

爲錢五千緡轉運副使項公寅孫聞之出錢三千緡鹽萬斤提舉蔡公籥以千緡佐其費浮屠氏以其餘財助之自聖天至赤岸道路坳凹者平之不遺力捐金而造者鄧坑周君所作也蔣坑吳君所作也經始于癸卯六月明年五月橋成民無病涉者三山督府也建劍要衝也步趨澤中如履平地出公入私靡有難色與民集事不愆如素涉冬踰春未有言其時詘舉羸者抑治其道路太守責也今也康公倡其議項公蔡公不愛其力鄭公邵公

周君吳君交以其職集事爲郡守者謾其些言省其處則耳目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其愧于民多矣豈但霑體塗足云乎哉請書之以識諸公之美而暴逐之過垂示來者未必不有補于斯世云

重建通都橋記

徐民式

建州稱襟山之郡黃華白鶴環峙東北其西獨濱大溪當崇安浦城二水之匯驚濤激湍迅駛澎湃而下至郡稍平緩或以舟或以浮梁濟者甚艱之宋乾道間陳正獻公爲建州守廼易以石則石橋

自此始歷勝國至今六百餘年時圮時復世世利
之萬歷巳酉夏大浸稽天兩涯之間水高於城數
尺而橋復以漲圯惟是閩粵接壤之區徙者輿者
載擊肩摩鱗次雲集雜遝於道褰裳濡足當事者
每爲之跼蹐不寧會按臺陸公以中朝碩望膺簡
命蒞閩乘傳至境內惻然咨嗟者久之時按事叻
勸未遑也其明年旣巳行部八郡報竣事以問藩
大夫暨郡邑長貳諸公其亟圖所以起廢鼎新以
惠此一方庶幾仰稱璽書至意於是分藩吳公分

臬戴公協議力贊與郡邑諸大夫條所圖方略便
宜語甚具第橋獨當一郡所轄八邑諸司歲計所
入錢穀僅僅輸縣官無他羨贏議成費不知所出
公曰橋以爲民而以困民可乎則索諸公帑所積
緩奇得若干金而藩臬大夫守若令無不心公之
心木石餼稟諸備不移而具公欣然報可督諸司
百執事謹毖毋後爰是簡徒庸定程度廣採伐規
低昂均糗餉嚴董率覈勤惰懲漁獵無煩里旅無
誦祭藏凡幾閱月而工成公謂其勤諸大夫焦勞

日久置酒讌樂而觀之都人士及遠方來歸者莫不歌舞于道如詩人之咏造舟也郡中大叅朱元職鄒淑輿暨諸士紳輩馳書姑蘇請不佞爲文以紀其事蓋不佞因是而窺公之心矣比歲天心仁愛災沴告警秦晉西蜀諸郡旱魃爲虐赤地數萬里大江南北水害游饑仳倚展轉者枕藉道路兩宮未告成而正陽門災右貂左騶四出權脩宮錢奠商車歲無虛日而司空曾不得一木一石之用時事可虞奚啻閩方公入閩卽具疏上災異于朝

而是役也必辦此而後食所謂弭災以實不以文君職其大臣職其小故欲藉是以明脩省之意或者上瞿然感悟詔趣大工以期報成罷諸道稅使旋反天意反祲爲祥蓋納約自牖之誼忠臣愛君其心如此之至也若夫肅吏問俗剔蠹摘奸在位有羔羊之風在野無鼠雀之歎大抵廣邑以訖海溼山陬曩時游惰作姦妖幘勾舶莫不潛形遁迹毋或稗莠以敗嘉禾此其蔽芾其棠口碑在在與橋共垂不朽耳橋石址凡九架木爲梁覆以屋始

工于辛亥之九月落成于壬子之五月基仍舊址
其曰通都仍舊名也公諱夢祖澍之山陰人戊戌
進士吳公諱中偉澍之海鹽人戴公諱王言澍之
餘姚人俱戊戌進士郡伯陳侯儒江西高安人乙
未進士郡丞陳君見龍廣東潮陽人舉人郡倅于
君玉德直隸金壇人選貢建安尹仙君克謹直隸
寧國人甌寧尹易君應昌江西臨川人俱丁未進
士均有成勞得並記云

脩驛路記

李 詵

僕寓泉南自昔應舉調官治任必取道劍建經行
頭白矣其崎嶇艱難備嘗之溪之險具見先大父
文肅公平險銘途之險一百二十里之間高下培
塿亦有百二十上當山澗之衝下臨溪湍之迅沿
岡委曲寸寸躋攀一值雨濘若登天然何翅百八
盤之阻窮日之力不能五十里以故人率捨途問
舟取其疾趨一日可抵延平城下速則速矣中流
觸石人舟俱靡吁可嘆哉僕來建且一年津步告
覆舟者不一雖屢禁止戒諭而人心奔逐莫遏一

日有過客今奏院陳公哀詩見訪云路餘百里兩
州間水驛山程總不安誰把千金平滑磴免教一
葉委危灘行人感歎何時已賢守功名百世看次
第吾聞都似掌却唾蜀道號泥盤蓋慨念其先承
相正獻公此邦之遺愛有所謂平政橋正以濟病
涉者民到今知惠勉僕以首築靈濟陸坑硯坑四
壞橋而後治劍建兩間之路僕懼役大未敢遽承
且報以詩云相公勲業滿人間斂惠曾來鎮建安
直道自能平似砥畏途那使險於灘又逢東閣高

軒過重拂西橋巨刻看相勉門生庶茲意未須幽
隱樂吾盤退而呼老吏招幹緣僧像圖之又退而
算計諸在公之美金具告以元交官帑有增而無
損于是始量度里埃之長短分畫岡阜之險易代
石他山爲途之心兼近取諸溪側以翼之自承天
寺之南至南劍高桐舖之北凡萬二千餘丈錯劍
浦境者居半迺貽書劍守寺丞畱公暨屬邑先實
其基餘則建一力任之會庸錢殆萬緡且建之歲
計全仰于鹽鹽可鬻始得金此役豈易舉者一日

又辱令直院樂卿真公書相從吏爲之其書云平
易道途一事非仁賢莫能爲所願早庀工徒成此
奇偉留爲永世不窮之便利也僕因歎曰一言之
善千里應之仁心同然彼浮圖氏營一刹造一橋
尚空手化金可以成就州家出羨鎚募工徒役不
科擾顧豈難事先是四橋告成別靡金一千三百
緡此舉旣先無病涉者矣適乘暇日舉此除道之
役仍捐俸米百斛爲之倡卜以七月二十有五
日經始選開元大中白雲光孝寺僧各治一舍地許

以役成隨功之先後難易疇以高下小利又委開
元主僧惠從總視之課其勤怠稽其出納覈其堅
否庶不徒費可獲永利至是歲嘉平月斷手自此
憧憧往來行者負者騎者輿者人人徐驅無僦確
顛仆之患憇茂林臨清泉忘行旅之勞而濁雨黃
流中亦無沉溺號呼之冤若是役烏得不勇爲之
哉昔文惠師相魏郡史公帥閩之日以南浦距衢
江重岡復嶺行者病之曾捐公帑悉斲鋪之惠利
甚博今建之南抵南劍脩除相續是亦我忠獻公

所望于來者後之人能嗣而時葺之則又僕之志也僕告老求歸將問津此道既自喜可休平生奔走之勞矣因併畱歌詩以相他日工徒之役俾毋忘前巨公經始之遺跡與夫今真陳二公相勉之美意云歌曰閩山巉巉道難猶蜀南距劍津岡嶺重複四舍密邇百餘起伏始穿綫溜忽飛練瀑衝激水石摧壓軒轂僅寸躋攀越再信宿或者貪程利舟迅速徃徃中流湍急舟覆豈暇叫號靡容拯擁守心爾憫守顏爾感容有仁人不謀同囑盍圖

脩除勿埃疑卜爰出美金爰發餘粟募工爾優選緇爾督首舉四橋以代剗木既馳鰲背斯脫魚腹乃命勒石畫疆分築萬鑿空溪千椎殷谷篲益其卑矢直其曲爾足無鬻我指寧禿一慙勞費永堅履蹴曾不半稔竣事來告憧憧徃來車馬聯屬安穩行商呼舞僮僕寬無湘沈窮無途哭功利之博不一而足惟師史公昔師于福念所經行建溪之北訖夷險道悉履平陸民到于今謳歌相國有作于先功固難復苟虧于後美則奚續必惟來者勉

承前躅我雷歌詩以相斤斲

常平義龍記

宋之瑞

國家以仁覆天下記諸州軍並置漏澤園恩逮泉壤蓋原于禮經理齒掩骼與夫周文王塋枯骨之遺意也厥初令嚴制備奉行惟謹于後寢弛遂爲虛文建安民貧土狹徃徃効釋氏茶毗收拾餘燼函而寄諸蕭寺歲久漫不省蠹侵鼠齧殘骸暴露見者爲之酸鼻淳熙丁酉戊申趙公龍圖善俊游領是邦惻然疚懷因園故墟兩剏義龍取前日之

侵齧者易以瓦棺瘞之淡坎游魂有歸生者蒙惠距今僅七禩而叢冢參錯旁無寸隙其弊猶昔也余始至首訪茲事爰究爰度偶壽山道一剏聞其說惠然圖地來獻介寺之側廣袤餘三十畝去城纔五里許予得之喜甚亟徃觀焉面勢回合土平如砥詢之陰陽者流咸以爲宜乃卽委官命徒剪除棘榛畚土輦石繚以墻垣中敞三間翼以兩挾榜曰歸真堂後結廬以庇苦行居守凡像設牀几器用畢備對峙藏骨二塔垣之外爲化人臺建大

明植表於道周揚以常平義壟之路自經始至落成甫再弦望費緡錢一千有奇毫髮不以斂民先期號召廂部大搜城之內外得函骨二百其穿穴者官為辦易悉昇置于吉祥寺之兩廡薦以蘭羞籍以明器仍命桑門振拔幽滯訖三晝夜于塋之日緇黃導前幢蓋繽紛圍郡官吏咸集觀者塞塗莫不合爪讚嘆甚至感泣余嘗謂蠅蚋姑嘍見者此類夫豈有迫而然哉仁心所發不期自應然民生孔艱雖孝子慈孫或無以掩其親奚暇他及間有富而仁者力能之而不順者因事撓阻以害其成天下事每每不立繇此惟夫總千里而任一路則力足以行其志勢足以輔其力特患是心不存焉耳余幸旣濟登茲又思為經久計會常平得絕序歲可收數百斛乃專儲以克市棺脩壟之用復撥他院田四十畝以償寺山併資給苦行官既置籍令又合讖悉刻于碑陰庶永永有考噫後之人尚其念哉

甌粵銘

序

李綱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汝爲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
帥師輕進而沒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
勢益張凌轢郡縣莫敢誰何郡盜歆豔環視蜂起
紹興改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
邑破邵武犯南劍氣燄熾甚福帥程邁以聞上命
左中大夫叅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檢校少師武
成威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總神武步騎兵三
萬水陸並進旣次近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
城下猶負固不服攻圍衆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

好生之德寬釋脅從老稚士女安堵如故勦殄賊
黨以鉅萬計分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計定
一方牧寧惟甌粵爲天下至險其民尙氣而好鬪
脅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挺爲亂自相屠掠不可勝
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慘必有所致非
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因循至此而
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
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所宜然二說雖殊
實相表裏以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子之

恩孝慈忠 我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於父子之
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而不為
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以為羹而文侯疑之易牙
殺子以適心而管仲非之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
因果報應 人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藥
石之言願 百勸戒稍革其風乃作銘曰人之大倫
惟君與臣 身卑既定其誰敢干閨門之內父子天
屬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為父戕子為臣叛君逆道
悖理何以為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剪殲其

孰能救相彼甌粵民俗剽悍負氣尚勇輕生喜亂
巨盜擬之蜂附蟻從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
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鋒蝟斧螳猶敢
強拒轉戰 逐北嬰城自固怒其穀麤以抗裔嶽翹
其萌芽以激霜雹肥牛僨豚一舉碎之宥彼脅從
戮其鯨鯢 兇徒逆儔尸相枕藉天威所臨敢有違
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
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焚爾甲冑折
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砥礪名節

勒名山阿敢告耆耄

郡侯許公濬河德政碑

陳烈監軍副使

建爲八閩上游山川形勝甲於諸郡其泉源則發自括蒼之松源縈紆千里滙於郡河其流遠矣宋興真儒輩出若朱紫陽蔡九峰真西山諸賢相與倡道東南上溯洙泗之源遠宗濂洛之派殆濟濟稱盛焉其間策勛名垂竹帛者無論也已迨我明興人文益顯碩輔名卿相繼有作說者以爲山川靈淑之氣萃而生才理或然也訪之父老僉云國

初河水流行舟楫通利轉輸之艦直達倉橋至正德間始漸湮圯而人文亦稍不逮往昔此其故可知矣辟人身然善養身者必使元氣週流於一身之間然後五官效良百體從令而一身之神氣張矣水之行於地猶氣之行於身也乃任其壅而不通斷而不續其何以光啓人文昭回氣運也耶歷數十年竟未有任開濬之責者樂因循而憚改作竊自附于春秋重用民力之義抑孰知泮宮之修闕宮之復魯頌所以美僖公乎南台許公奉命來

守吾建端本澄源勵精圖理下車卽詢訪民間疾苦修舉廢墜尤加意于學校多士因以河源淤塞爲請公喟然曰司牧者將導利而布之民也矧茲風化攸繫其可後乎遂謀之同寅魯南楊君時齋盧君青螺郭君具議上請當道報可時分巡質亭漆公雅尙作人首俞其議曰是有禪於學校者盍亟舉諸乃鳩工量材卜日興役湮塞者疏之侵占者復之物土之經因其便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數月而厥功聿成蓋溯源

而達于流凡若干里廣若干尋亘以巨堤哀若橫帶較之往昔浩然流行無復沮洳患矣郡人士鼓舞稱忭皆謂數十年已湮之流一旦復通許公之澤弗可泯也于是庠士羅子某黃子某等求記于予以垂不朽予謂公之善政固不止此而此尤其大者蓋是舉也有三善焉以通往來則民獲出入之便以備宣洩則民免泛溢之虞以順風氣之宜則地脈旣融人文愈煥浸浸乎有復古之機矣所謂佚道使民宜其不勞而集也昔蘇長公之守臨

安也脩築湖堤迄今蘇堤之名膾炙人口彼猶不
過飾游覽之場增娛樂之景非有關風教之大原
也百世之下尙能追頌其遺跡豈斯河之有功于
庠序者甚大爲利于建人者甚博則謂之許公河
可也嗚呼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陂美楚
敖自周以來未有改已然則許公之澤倘亦與此
河俱永哉多士身際昌期躬逢盛事寧不洗濯思
奮企美前賢以副我公興起斯文之雅志乎烈因
紀其事于石以俟來者

重禁冒籍碑記

劉希賢

太祖高皇帝汎掃

肇造區夏與佐命諸元勳

酌古定制自國都以及郡衛州邑莫不立學培育
人才獨于論秀之始勅所在嚴稽戶籍詐冒者勿
令溷廁其間正以士先行誼論鄉評本天理人情
著爲令甲世世欽遵毋敢逾越嘉隆之末法網稍
疎闕葺之夫藐視三尺徃徃竊罅踟躕倖進如
乙酉秋畿省冒濫者若干人科臣以請皇上赫然
震怒肅放原籍仍頒詔天下督學申飭憲令於是

中外恐懼肅將凡校儒童准以戶籍爲定行部先
期移文有司曉示里甲保社須覈籍之真僞久近
又于甘結廩生督過之豈其疆域而隘士進選哉
人才之生不同業量地廣狹而爲掄選則占一籍
抱一經者人人各得自見且使戶無逃竄人有根
據杜倖竇戢亂萌庶人心可一道德可興已先是
大司空鎮山朱公督闈學校按吾建釐去異籍生
四十餘輩比時所甄錄士率後先通籍金馬爲世
名卿蓋彬彬稱得人屬者風靡法弛遠方遊俠猖

狂無忌棄親戚拋墳墓離而父母之邦有以罪餘
冒齊民之編戶以僕隸假冠裳之苗裔其居也孳
息無所徵其去也勾攝莫之得更名易姓別巾另
服潛踪跡于商賈恣醕酏于街陌一遇試期朋黨
作雙方寸千篇善藏隱穢因而市厚利博高名駕
言能回不可移之命奪不肯徇之權鼓簧建中胥
相效尤至辱體潰防陷于刑辟此其爲學術世道
蠹也可勝言耶督學徐公倡道東南傳鄒魯之心
印揭脩止之真詮斯文斗山吾道砥柱校藝建都

特嚴斯禁臨試日集諸生面命諄切甌陳生諭首
義指摘九學連僉呈白檄下郡縣廉其事太守龔
公長令胡公王公因拘里排稽版圖究詰始末一
繩以法輿論快之九校博士弟子群丐余記余惟
世所需于士惟忠孝耳孝則忠可移于君未有家
之不脩而能造福于國者宋李君行偕其弟子如
京有欲冒開封籍取應者君行止之曰汝虔州人
而冒籍開封是求事君而先欺其君也有司寧縱
之乎文公以爲名言取而筆之小學流芳至今彼

之詐冒者果何人斯乃敢滅國法背往訓朦朧

籍一人兩姓是無父無君爲周公所庸者賴文宗

三主盟提調協贊重倡義之行正冒濫之條卽後有

嗜利鮮恥扶同欺罔者人得奉國法共擯斥之歷

千萬禩咸知皇祖之有訓也今上之有旨也一舉

而宿弊允釐士習以敦其敢忘所自乎爰勒貞珉

以垂不朽徐公諱卽登號匡嶽癸未進士豐城人

龔公諱道立號脩吾癸未進士武進人胡公諱玠

號北嶽壬辰進士休寧人王公諱玠號心亭己丑

進士清遠人

宏治府志序

明劉瑛知府

宏治六年秋七月建寧府志書成將梓行焉僉謂此志自宋太守韓元吉修纂以至于今蓋歷三百年而始復成書則成之之固甚難而其數亦不偶也以余忝司志事不可無言竊惟志史屬也史則記言書事而志則無所不載大則山川之勝人物之盛也古今沿革之故也非志則文獻不足雖善無可徵矣况建寧爲郡山居閩上游北連浙江西接

江右地大物衆高帝疆理天下持設行都司于建以嚴保障今皇帝又特勅憲臣分司于建以專彈壓則此郡爲要衝重地固非他郡可比而山川形勢則有黎嶺之高建甌之險武夷九曲之清奇鍾而爲人則五劉之勲業三胡之道德淵源有自篤生朱子遂承斯道之統不惟升閩與濂洛關並稱于天下而建溪之水考亭之地且將與洙泗闕里同盛當是時蔡季通父子則見而知之真文忠公則聞而知之蓋自孔曾思孟以來千五百年而再

見於此至于名臣碩輔如楊文公章文憲公之于
宋楊文敏公至于我朝表表偉偉爲一代殊絕人
物則建之于天下豈可小之哉以是縉紳大夫遐
思武夷之勝而仰慕朱子之道思欲一至其地酬
心賞而訪遺跡有不可得者其或至焉欲求圖志
以窮披閱則無有也况列邑疆域之廣狹土田之
瘠肥貢賦之寡多習俗之美惡民性之強弱關隘
之險易又有官者所資以施政教而先賢正學先
哲流風尤後生小子之所取法而是書缺焉豈非

作郡者之責耶于是謀諸貳守山陰周君宜甫敦
禮肅幣延聘儒碩用圖編輯纂修則屬之壽邑學
諭賈君暹校正則屬之鄉大夫州牧楊君原甫侍
御滕君吉甫至於采輯事類監督刊謄則國學生
劉君澤卿進士楊君巨實任其勞若大供給版刻
之費則出于一時之區畫而絲毫不取于民間嘗
閱之其立例嚴其稱名當其考核精其紀載詳而
其詞不繁其取其舍一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而無
少私曲焉甚可傳也夫舉墮典以修厥職余之心

也字編句摩秉公協心使足以信今傳後以成一
郡之全書非諸君子之賢其孰能之於余何有焉
志總目十有四小目五十有七釐爲六十卷發凡
舉例多本明一統志及八閩通志二書而去取詳
畧微有不同開局于壬子之秋七月至八月而余
以入覲事輟今年余歸自京師至七月復開局又
兩閱月而書成云

嘉靖重修府志序

明汪佃知府

郡邑志類古國史而實不同史載列國刑賞舉錯

祀戎朝聘盟會之典志則紀郡邑封域沿革民俗
土宜秩官體統百凡之制列國之政日新不窮而
郡邑之制一定無改史辭積久漸繁志文靡所加
益故曰志與史異唯人才盛衰職官更代小有增
紀者爾建居八閩上游溪山清駛秀拔實爲雄郡
而志獨缺宏治壬子郡守雲間劉侯興始因前守
安成劉侯鉞遺草成編然粗畧未備迄今歲五十
年版刻殘脫嘉靖丁酉郡守姑蘇夏侯玉麟爰卽
舊志載加蒐輯且續壬子以後事旣脫稿未及校

勘述職以去予乃重命汪丞玩以屬三學師生共
圖之而道謀作舍迄無成功於是鄉進士楊堯勝
鶴齡輩告予請任其事復屬甌邑司訓朱君幸助
之精加雙校補其闕遺正其紕謬是是非非覈眞
求實會新守姚江王侯正思至協力贊決始克有
成以卒夏守之志予披勘連日而復僭一言于端
以爲志之所難者在于褒貶匪嚴無以昭既往之
褒鉞匪公無以示後來之勸沮雖志之爲體主于
善善而無貶辭然或曲筆以取諛或訐隱以賣直

皆不可謂實錄至使人弗信弗從史家病焉故有
謂舊志爲宦族家乘者又有列孝友而以忿閱訟
于官表貞節而以不謹聞于里敗北與尸而廁忠
烈之科者至今以爲口實是編旣嚴且公又皆者
舊之所傳聞耳目之所覩記其灼灼可信而傳也
審矣後之觀者必將曰僞不可長誠不可掩善作
于一時名顯于身後激勵獎導興起而觀法焉者
多矣矧建承闕洛之源深爲名賢之鄒魯言行述
作師表百世重加昭揭著蔡後生其有關於風化

豈小小哉至于建置之無妄規制之數度物產之
衍縮官方之紀綱稽分野于乾象表形勝于坤輿
且存往牒較有明徵謨次勘讐可坐而集今諸君
既畱心於其難矧其易者有未該耶自今以往繼
守茲郡者得所資矣予不文舊常奉命校書是邦
雖中尼弗果行而寤寐神遊未始或忘乃今一紀
起廢竊祿于茲又獲附名末簡以償夙願若有數
存焉于是不辭而爲言

重建黃華山亭周植樹木記

謝思禮

芝城黃華一郡之主山也自宋朝來蒼松翠竹蒼
然林立非徒增一郡之形勢所以毓人文助形勝
咸于是賴焉我

國家鼎興數經兵燹曩之鬱又葱又者都付之寒煙
靡草轉衰爲盛不將在今日乎歲癸亥余承乏協
鎮茲土講武之餘間一登覽尋向所謂觀宇亭臺
者杳不可得而殘礎斷碑時觸杖屨藤牽草蔓之
中豐狐狡兔突過人前余卽之愴然因與合營將

上芟荆榛種松竹禁樵採止畜牧次第整修忽奉
命出海
招撫臺灣旋復署鎮福寧

三年間岐嶇道路厥功未集恒耿又于衷未忘前
也續建安令張君乾煬繼得我心為創院宇于山
際肖真武神像祀之逮余忝蒞建寧少獲寧居會
商太守劉公治中汪公別駕李公暨建甌令王公
張公相地之宜不假民力糾闔營之眾搬運土石
培補山左下砂直接府學 文廟計工二千二百
有奇凡有未及者共力合舉之視嚮所種松竹皆

筠修榦挺獻奇效秀于山巔巖麓之表雖未能頓
復疇昔之盛然輔形合勢亦可供遊覽而資形勝
矣山之半舊有亭址余為築土墻架梁椽作亭其
上不雕不飾易華以素易荒以完日出煙銷而一
郡勝概無不歷歷然于遊人心目是役也功不一
手時不一日經始于甲子之春告竣于乙丑之臘
董役助工者領旗任福等與有力焉悉勒諸石

重修聖廟碑記

徐孺芳

閩與蜀皆後孔子數百年而始爲郡邑其在祖龍以前雖通中國均無異鴻濛榛莽之日然蜀自漢興迄建元終四世而長卿業以詞賦高天下淵雲繼起竝稱淹博鉅麗而閩獨至唐時始得一歐陽氏受知昌黎是則何也蓋蜀固賴有文翁以先爲之倡也哉或曰漢武取閩粵徙其民江淮間是且無人胡有文學雖然東漢時閩常隸會稽都尉矣計其荒畧不治曾無幾時第都尉以理戎事而自

建安來天下學校之設興廢不常至唐開元間孔子猶與周公並祀祀以犬豕卒又無如文翁者以倡之雖欲振起其道末由然蜀以漢盛閩以宋盛漢以詞賦宋以理學豈不後先輝映媲美千古哉乃自宋迨明三百餘年間名公偉人淹博鉅麗若長卿淵雲者代有傳人則又其積之久而發之彌盛也顧古今來學術不一惟理學于聖教爲最近而建州于理學得統爲最正且地勢自北而南則建之得風氣又爲最先余常觀其山川雲物土田

風俗之美意游胡魏蔡遺風其鍾靈于橋門頽壁問者當必有異及祇事謁廟則穹然煥然蓋昔毀於寇毀於水壬申秋又毀於風而郡守賴川張侯今爲之重建者也侯其爲建之文翁乎嗚呼歲儉民貧地衝政劇鳩工未易侯亦心勞而力瘁矣當是時夫子儼然式臨以妥以侑諸弟子詩書絃誦欣欣向榮人謂侯之心于是慰矣今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於天下學宮

御製扁額懸之殿楹裔裔皇皇燦若日星曩者

大駕南巡躬祀闕里盛典優隆度越千古吾夫子垂
教萬世自分符綰綬縉紳士大夫以及耕鑿廩穰
者流孰不範圍其間豈僅爲士人效咕嚕掇科名
計又豈以門墻棟宇之飭庀遂爲色喜而侯於今
日毅然新之蓋自有其不敢與不忍者在也夫不
敢與不忍之心是卽聖人之道不墜於天下萬世
者也然而有異焉者建有吳道子聖像遺碣相傳
自楚之黃梅飛來似此齊諧家言然碣固在廟中
廟頽毀而巍然獨存今觀其像儼若聖人之靈爽

在焉孔子之道可以常亦可以變或亦有然者不
然鍾離張伯之策笙簧金石之音又胡以傳耶繼
自今以孔子在天之靈衍之爲文翁造士之化俾
全閩二千石長吏翁然向風均得舉長卿淵雲之
巨麗而悉軌乎游胡蔡魏之淵源雖謂之鄒魯可
也豈直比隆於魚鳧栢灌云爾哉余以癸酉夏校
士茲郡適廟告成張侯心勞力瘁不可沒也宜壽
之貞珉因率臆所見書之而不敢效于安帝車華
蓋之詞徒爲益州觀美已也

重修先師廟記

方象瑛

建寧當七閩上游由漢以來文事朴陋唐常袞以
宰相觀察福建諸道始以文學教諸生然未遑置
學也宋寶元間詔郡國立學宮建之有學自此始
歷元迄明代有修舉兵燹後漸就頽壞迨康熙壬
申大風雨廟宇傾欹日益甚顧未有過而問焉者
潁川張君來守是邦瞻拜之下慨然嘆興於是捐
俸修建屬甌寧令鄧君董其事棟宇榱桷以及櫺
星戟門皆易舊而新之丹雘塗墍則視昔加勝焉

經始於壬申八月落成於癸酉六月諸博士弟子
懽欣鼓舞謂向來所未有也屬欲記其事予聞之
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蓋士爲四民之首而學者所
由適於治之路也唐虞命官典樂教胄與臯禹竝
命周禮三物六行以導萬民而黨庠術序皆設官
以董率之其時教化興行士皆服古野無莠民抑
何盛也後世岐政教而二之爲之上者旣不知教
化爲務而郡邑守令亟亟于簿書期會之間罔取
隕越于是學益壞士益輕而聖人之宮墻反不若
仙宮梵宇金碧輝煌使人肅然起敬嗚呼此豈獨
建州爲然哉我

皇上崇儒重道誅斥邪淫曩者

大駕南巡親祀

先師於闕里

奎章宸翰炳耀日星而三載課吏尤必以興行教化
爲及格薄海內外蒸蒸向風蓋將與虞周比隆矣
君起家名進士筮仕陵川舉治行第一頃以地官
尙書郎

簡任斯士適當逆亂削平之後招來撫恤利舉弊祛
而化導之方慨然以尊師重學爲先可不謂獨見
其大者歟夫建固所稱理學之邦也自游定夫推
程門高弟胡氏父子兄弟繼之一時名儒輩出朱
子受學於籍溪白水屏山三先生而門人蔡季通
獨得其傳其後真希元熊勿軒後先嗣起閩學之
盛稱海濱鄒魯數百年來名卿巨公代不乏人近
且不免落落晨星之感雖天之生才不偶亦所以
倡之者無其具也今學宮之成也廟貌常新顧瞻

如在黃華白鶴間將必觀感奮興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然則君之敦崇教化實有裨
於人心學術豈僅一時締造云爾哉予與君同舉
癸卯賢書頃來富沙親見德教之成因爲紀其盛如
此後之人思其大畧乎其細斯可與觀君之爲政
矣君諱琦號兩如江南潁川人庚戌進士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二 終

五

大...

...

...

...

...

...



